



浮溪文粹卷之十一

神道碑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神道碑



崇寧間鈞黨之論起元祐以來士大夫為世指名者悉墮黨中故一時盛德精忠之人往往齋志以沒既沒矣子孫懼及率秘其閥閼不敢傳逮靖康黨禁除人人爭言嘉祐治平以前事於是昔之悼不幸土中者咸振耀于時公雖沒於崇寧之初為不與其禍然用事者猶指公為黨人至紹興九年公之卒葬也三十八年矣而墓碑未立公之子七人惟詒度在詒度以書求乞銘某少仰公名以不獲拜

公為恨今乃得執筆次公之行事幸矣然某去公幾四十年更士大夫以言諱之時公之行治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謹掇其灼然在人耳目者序而銘之公諱楫字元通姓傅氏系出北地自祗亮世仕江南子孫因散處江淮間有居光州者遭廣明之亂從王潮奔閩數世而至公高祖仁瑞又徙居興化軍仙游縣故公今為仙游人曾大父獻大父偁皇考滋皆以地遠京師不求仕而皇考尤有信義為里人所宗以公故贈朝奉郎公少壯重如成人甫七歲從鄉先生學已能痛自刻厲他兒戲旁譁笑如不聞反并取其書誦讀未冠試廣文館第一其文天下傳誦之既不第而

歸有貴人欲留公使子弟學焉者公曰吾方求師友資身未暇也聞孫覺陳襄有學行樞衣從之襄門人許安世江衍之流皆嘗以文藝冠多士襄不之取獨稱公曰傳元通金石入也以其女妻之擢治平四年進士第調揚州司戶叅軍守遇僚屬暴甚屢以難集事諉公而促其期公裁決如流未嘗希意苟合至捕其從者寘諸法守雖彊聽而不能平乃欲以煩劇困之會天長令缺檄公攝承公發伏撻姦如桀猾吏惡少年皆屏迹攄氣天長大治更以最聞丁外艱歸里中里中事有不能決者悉從公折衷或望公門罷訟而歸調福州福清丞帥曾鞏負材倨視天下士獨與

公鈞禮改蘇州錄事參軍復丁內艱免喪授太原府大谷
令白誅徙鄉而還為民害者一人於是公之仕也二十年
矣猶在吏部選處之怡然未嘗以窮達介懷會曾布帥大
原謁入大驚曰是福清傳承為吾兄所知者邪率郡使者
交薦且以書言之朝廷公卿間改宣德郎知吉州龍泉縣
時孫覺為御史中丞謂公曰朝廷欲用公幸勿留除書且
下矣公曰仁所以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之辱今雖首權
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我所當得也徑出國門不顧道除
太學博士所至學者闐門四年足未嘗及宰相執政之門
秩滿即日詣曾布知樞密院與其副林希共薦之宰相

亦雅知公名除太常博士公長禮學自神宗時議祠北郊
至是有詔復議議者多持兩丁公獨援經據古損其車服
儀衛賞賚之類使悉得其中上之後卒施行如公議紹聖
二年徽宗由遂寧即就資善堂學詔大臣擇德行老成人
為傳宰相以公名聞除詣王府說書舊制諸王課學書屬
文而不及經公言王當以德義為先區區翰墨非所急請
先講子史以懋王德從之明年徽宗封端王就除記室參
軍又明年為侍講又明年為翊善中人執事王府者例與
宮僚昵公獨正色不與親雖一府以為介而悉嚴憚之王
亦為之加禮閏五年移官者四而不出王府同僚或歲中

屢遷公未嘗一語及之會諫臣鄒浩以言事譴公厚贖其
行坐是免所居官裁兩月徽宗即位首問公安在即除直
秘閣進尚書司封員外郎擢監察御史權殿中侍御史論
內侍都知劉瑗恃寵專恣不報移國子司業遷起居郎召
試中書舍人徽宗而稱訓辭有西漢風於是曾布當國以
兄弟於公有汲引恩異其助已公歸然守正凡朝廷命令
有可疑進退人材有不厭舉望如棘王古范純禮之類皆
人所難言者必極論之雖屢卻不為之回奪布每以為言
不合者因是中傷公公不恤也徽宗顧公潛邸舊見必咨
訪公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獻語宰相亦諄諄及

之歸則削髮雖至親莫得而聞一日李清臣勸上清心省
事徽宗曰近臣中唯傅楫為朕言此甚詳然後人始知公
所以啓迪上心者其卓至皆此類也建中靖國秋見時事
浸更張竊歎曰禍其始此乎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聞者
莫不甚其言公笑曰後當以吾言為信遂求補外詔不許
懇祈不已最後中書舍人鄒浩為請迺聽除龍圖閣待制
知亳州到郡數月屬疾易衣趺坐而卒年六十一實崇寧
元年二月五日也公於孔孟之學精思而力探之不臻其
極不止又天資簡淡於世事無一可關心者專用經史自
娛聚書至萬卷平居正衣冠如對大賓否則瞑目燕坐不

妄出一語雖在閹室無秋毫之欺故能死生禍福不入膏
中視進退窮通若夢幻然雖當是之時直道立朝不為無
人君夫先見如著龜卓然引去者唯公一人而已大觀中
大臣屢欲以公入黨籍徽宗念公舊學之臣而止後每因
事必及公姓名而卒不為大臣所佑故公之沒卹典不加
焉公之墓在今常州宜興縣善拳山之原累以諸子恩贈
少師妻陳氏亦贈越國夫人子諒友誼夫皆擢進士第諒
友仕至奉議郎尚書膳部員外郎誼夫朝請郎尚書兵部
侍郎謙受朝奉大夫夔州轉運判官與詒微去病譽處皆
相繼前卒詒度今為朝請大夫主簿台州崇道觀有文集

三十五卷藏于家簡古而精深世以為法銘曰
道有所寄千年一儒世得而用一人萬夫公承丘訂知學
元本匪惟知之亦踐其盡用此玉立直哉惟清世無可娛
以道死生晚登王門帝實知我擢濟近臣初不求可正色
凜凜傾忠上前寧非太剛吾道則然帝知雖深時不我與
奉身而行世莫能禦竟脫黨禍歸安九原世評既公盛德
乃尊聞風而興百世之下我為銘詩以詔來者

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太中大夫衛公神道碑

建炎三年二月上自維揚狩臨安慨然思中興獻替之臣
一日顧宰相黃潛善汪伯彥曰衛厲敏安在其趣以來時

乘輿新渡江人皆南驚道路克斥公獨晝夜北行及上於平江上聞之喜顧御史中丞張浚諫議大夫鄭穀曰衛虜敏至矣公見上泣上亦泣曰卿在諫省朕知卿忠每以卿言為信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公頓首謝曰臣頃在維揚數為陛下言維揚非駐蹕地請早還建康今臨安亦非帝王居宜須事定亟還因陳所以守江之策上首肯曰是吾心也翌日再對歸即遇疾猶危蹕至臨安拜尚書刑部侍郎未拜聞明受之變慟哭舟中疾益侵上章請老不聽乞與醫秀州從之進尚書禮部侍郎尋上印綬卒年四十九書聞上歎惋移時特贈太中大夫他日見其同貶

中書舍人江藻曰衛虜敏可惜其為上眷知如此公諱虜敏字商彥少力學問宣和元年以太學上舍生奏名徽宗親擢為第三人而稱其文明白贍美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越數年同年生王俊乂對徽宗憶公姓名問今何官俊乂以實對徽宗曰尚吏州縣當時豈不堪學官耶今行召之翌日召公既見改宣教郎祕書省校書郎時國家新與金人和議遣生辰使宰相擬十餘人徽宗以公為可假給事中往聘公言虜生辰後天寧節五日未聞虜遣使而吾反先之於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為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脫若不来則以幣置諸境上上以為然泊至燕山金人

果不來置幣而返七年復遣舒宏中往已陛辭矣上改命
公逢賀嗣位使許亢宗亢宗言虜且大入止公毋行不聽
及燕報愈急衆洵惧不敢前公叱曰君命也其可辭乎及
疆知虜渝平益不為屈金人答書欲以押字代印章公曰
押字施之臣下可也豈所以待鄰國哉北朝立國當以禮
義今修好不以禮交鄰不以義將何以立國乎拒之旬日
卒易璽書及授書責公雙跪公曰此北朝禮也行人何為
虜酋大怒觀者為股栗公處之晏然虜兵能奪繇是不悅
羈留中道者半年至涿州與幹離不遇請公相見公辭不
可則問相見之儀虜以例對公笑曰所謂例者非趨伏羅

拜乎皇子雖貴人臣也使人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
見而僭君是一國二君也無不祥大馬乃長揖而入既坐
出誓書示公公曰某使萬里去朝廷久此書真偽不可知
因縱言及軍事公連挫虜幾復被留淵聖皇帝受內禪始
還進官一等遷尚書吏部員外郎於是高麗入賀以公為
宣問使假太常少卿逐之而殺其禮公曰國家厚待麗人
久矣今一旦鑄薄恐失其心不若如舊便從之至明州顧
時多艱凡緣客及民者率以便宜從事所過無秋毫擾初
詔使人春見其冬金人逼京師詔令不通使人坐館淹久
日費以萬計公度俟詔而遣則失風潮之期留之經年東

南之餽率竭矣乃以幣易金繒厚餉其使而移文遣之建
炎元年還朝歸矯制之罪上大嘉賞遷衛尉少卿公言屬
者虜犯京師乘輿保全湯而居固善知虜已棄去秋必復
來而尚嬰孤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兩河諸郡幸皆
堅守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為賊有其
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陴濬隍以訓齊其人而擇大臣鎮
撫之車駕姑即建康而勢萬全矣擢起居舍人又言方今
二聖未還陛下於宮室衣服飲食之奉宜痛節損雖郊廟
亦不用樂庶精誠有以感動天地拜右諫議大夫無侍講
既就職首勸上以守法度慎爵賞正紀綱因指陳時政之

失有崇寧大觀宣和之弊未盡革者十餘事言甚卓至一
皆罷行之又請以承慶院營繕之役付揚州升暘宮造作
之事歸有司禁中差除須索必關三省其不合天人之意
戾祖宗之法者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誣之先是
公論時政上曰崇寧大觀以來所以亂祖宗法者由宰相
持祿唯恐失人主之意故於政事無所可否馴致前日之
禍自今當以為戒故公因此以堅上意時中貴人李志道
以赦復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內侍省都知容稅亦落
致仕公論執典三皆朝奏暮罷二年春拜中書舍人公前
勸上守法度會邢煥以后父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以太

后嫉除顯謨閣直學士公力言非祖宗制煥尋改觀察使而忠厚自如公以驟自諫請除舍人疑有因乃奏曰昔司馬先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臣言是則方平當罷若以為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肯願附於司馬光上令宰相諭公曰朝廷以次遷非論事也公猶不拜居家待罪者逾月至忠厚易承宣使乃出公以中書政事本命令有不當輒封還之風采振一時而宰相滋不悅乃以事出公除集英殿脩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議者為不平未逾年上思公召還馬公上世齊人唐末避亂徙錢塘又自錢塘徙華亭

故今為華亭人曾祖至祖九思父公望公望贈奉議郎元室繼室皆朱氏封宜人三子仲英仲傑仲巡而仲巡早卒仲英仲傑皆右承務郎一女適右迪功郎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王嘒公為人剛明遠於經術與人交退然若不
能言者而遇大事一見其當然決意行之雖禍福死生陳前莫能移其所守故使異域館遠客天子必以屬公而公亦必得其要領在人主前論事衮衮援據精詳切中其心諱皆人所難言者人主未嘗不改容嘉納遭時變故上慨然起公於流落之中意豈淺哉使天假之年其設施當如何方向用公而公以不起聞矣宜天子追思不忘而形於

履歎也公卒以建炎三年四月丁卯葬以其年七月甲申
其地在湖州烏程縣戴塢之原既葬八年而仲英遂求余
銘不已余從公游最舊在西掖時又與公同貶知公為最
詳者是宜為銘銘曰

自古臣主鮮逢亟垂公於三君展也必諧厥諧伊何一以
忠蓋遭時屢更吾見其進始事徽考飛英下僚以節歸報
靖康之朝建炎中興公首褒用知無不言莫若公勇帝不
知我吾寧盡規諫之剴切帝故見思氣吞虎狼萬里之外
死生關身曾不少槩當饋與歎詔追而表來而不年亦孔
之哀葬雖異州同此澤國刻詒無窮曰宋遺直

朝請郎陶君墓表銘

陶氏自征西將軍為東晉名臣數世而靖節先生繼之遂
為著姓然世家江州不知居吳興者何別也君諱旒字季
成吳興人曾祖浚祖謹世以詩書教子父彖進士起家卒
官承議郎通判鄂州以君故贈朝議大夫君少孤力學問
欲名官必自己致中元符三年進士乙科調陝州司理叅
軍童貫用兵陝西請君從君辭軍旅非所學貫遣客諭君
幕府綜文書而已矢石非所及又固辭而貫亦不能彊也
知邢州任縣坐小法免為台州軍事判官潤州司兵曹事
改宣義郎時卿寺承掾彌美官寒士得之尤難當路有知

君者欲以此留君君度食貧留京師非便求金壇令以歸
其不汲汲於進取如此罷金壇如京師即日詣曹以已所
當得者調官於是又知鄭之管城婺之東陽杭之富陽低
徊數邑幾二十年晚於吏部之格稍升而君不堪久次寧
貶損以從其所安在東陽時俗喜鬪家藏鏡仗閭里苦之
更數令莫能禁君痛懲之風俗為變人皆按堵至畫像祠
君蓋君不以希世為心故臨事敏明毅然敢為所居可紀
他人笑之及也積官至朝請郎賜五品服年六十四卒於
富陽當政和宣和間士大夫尚奔競苟秋毫之利可以關
身者必巧謀捷步以取之君獨怡然靜退甘心州縣以老

嗒無毫微見於言面所謂安於所遇者如君非邪元室吳
氏次室郭氏皆封安人一子曰定今為從仕郎知潭州善
化縣一孫曰遷定炎四年六月癸酉定奉君葬湖州烏程
縣法華山之原合安人吳氏之墓後二十一年定來求銘
銘曰

世競馳之已靜持之世依違之已勇為之仕雖祝之志則
起之杼山竈之著蔡宜之隧而碑之詩以系之

浮溪文粹卷之十一

浮溪文粹卷之十二

墓誌銘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蔣公墓

誌銘 筆力簡健高處
逼司馬子長

祖宗以來天子與大臣論天下事命臺諫相應以義理之
文故百餘年間朝廷清明天下之事熙寧中大臣有欲更
祖宗法者惡士大夫言人人殊始指公論為流俗由是名
節之不競三十餘年至政和宣和而天下以言為諱當是
時丹陽蔣公興諸生任中執法獨信其所學為天子辨是
非屢擊權臣皆言人所難言者天子每改容嘉納許其忠

精然後天下知忠言未嘗不用也顧風俗之衰士樂緘嘿
謂吾君不能耳公雖以直道遂巡去國卒老于行不至輔
相然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云公諱猷字仲遠姓蔣
氏東漢時有封義興函亭者其後分居丹陽金壇故公為
金壇人曾祖郢祖蓋皆隱居不求仕父師錫慷慨有大節
以公故贈光祿大夫公幼莊重如成人力學而敏群諸生
試有司必處其上諸老生皆器之甫冠中元豐八年進士
科調主武進簿移巴陵令縣介湖湘俗習文法喜鬪公初
至公坐入老吏以公年少易之公聽決如流皆叩頭服豪
右屏迹政聲流聞改宣德郎知江寧縣課最部使者以聞

遷秩一等崇寧初詔天下興學以公為信州教授監察御
史丁光祿公憂服除為尚書膳部員外郎遷吏部宗子學
建除宗正少卿兼學制叅詳官改太常時詔原廟立儔相
殿工既畢言者以為當廢朝廷下其議公言有其舉之莫
之敢廢也今既奉安奏告矣柰何毀之執政怒送吏部差
通判南安軍逾年直前謾後改職名試中書舍人詞令一
新為學者法坐鄧洵仁奪職不論黜知廬州俄除集賢殿
修撰復拜中書舍人召還既對上曰卿國之老成朕未嘗
忘卿也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公力辭不可則首論士風浮
薄今群臣無他能唯以善候伺人主承望大臣為尚昔者

謂之才其或耿介特立守正不回則衆指為愚而非矣之
此風大不可長且大臣當輔佐天子今奏事殿中唯務言
同略無可否其欲稍自異者不過退有後言為中傷計此
不可不察又言臣近因陪祠禁中見路寢尚仍祖宗之舊
瓦木塗墍皆故暗有以見陛下薄於自奉與土階卑宮室
何異願推廣聖心無如此以保盈成上嘉納在京百司自
元豐皆隸六察崇寧中內侍省獨乞不隸公論其非上曰
既名有司不隸察何也即以公言正之尋察內侍省數事
以聞上寢其奏公極論曰臣觀前代人君於近習有功不
濫賞有罪不廢法者皆載之信史踰為賢明臣職在執法

不敢緘默以負陛下於是內侍劉友端等皆降官因命大
書公疏揭之內侍省其徒皆側目楊戩建節公言祖宗時
未嘗有此作童貫首隳舊制當時士論已不平帝曰有非
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童貫有戰功不可以人而廢公徐
曰楊戩何功帝曰自朕即位以來制作禮樂皆其手亦非
小勞公曰事塞其源則人無觖望若夫攀緣展轉人人有
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者反為常矣帝稱善者久之公因
言元豐時有選人興水利王安石欲改京官者神考止令
循資於爵賞較秋毫如此况節鉞乎帝曰官爵得之易則
名器卑誠如卿言然楊戩之命已行當為卿杜來者因詔

三省御史臺常遵守彈劾時二省吏遷官類至四品又近
倖率請建墳寺及強市民居建第公悉論之即降詔禁止
趙良嗣獻平燕書除秘書丞公言良嗣降虜狂妄不宜出
入禁中後良嗣果敗真州守貳更告訐付公治守李金雅
為時宰所惡而貳陳求道者宰相蔡氏族壻也帝怒甚金
且不測公平心處決金以不寃都水使者孟昌齡議河事
久不成費以億萬計公私騷然公言是役有必不可成之
理願循元豐開修二股河故事於從臣中選忠信可託者
往視可罷罷之因言自陛下即位大河軌道何以更為勞
民費財循虛名虧實効臣竊未喻上因震怒曰朝廷事類

如此無事輒紛更卿於臺屬中遣人往具以實言已而為
大臣沮格識者恨之范之才奉使淮南還言滁水有呂可
出詔之才求之無所得懼辭窮且得罪印督州縣發民畝
水鑿山役不已公劾之才狂妄希進并論其出使姦利狀
上大怒投之才千里外公既感上知遇遂言東南應奉且
十年如花石器用之物輸內府入權倖之家不為不足殫
財以事浮靡願一切罷之其言反覆深切因論提舉兩浙
常平徐鑄以糴本錢界漕司製造廣東轉運使徐揚以虛
名羨財進後苑乞重寘之法帝不從公臥家待罪詔起之
因力請罷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知政和七年貢

舉改工部月餘遷吏部四選事素繁猥其長率怠於省治
吏得緣茲為姦公晨入坐曹使人得自言躬閱所訴參稽
律令可否立疏於籍第而行之事以無壅銓曹為清宣和
二年言老論公無官衆而事有不舉者罷吏部尚書以微
猷閣直學士知婺州請按開改提舉南京鴻慶宮宣和四
年起知明州以不樂應奉事到官數日復請奉祠而歸七
年以刑部尚書召無資善堂靖善公再至京師願同列皆
新進少年益不合日求去會虜騎至京師天子內禪上皇
東巡公率同列上章乞遷避不從則躬乘城晝夜守既解
嚴天子命公持表候上皇時童貫總兵扈從有自疑心淵

聖皇帝貶貫環衛竄池州因命公持詔往曰使貫退聽而
毋傷上皇之心卿何以處之公頓首曰願陛下付臣勿以
為慮淵聖皇帝喜賜緜帛茗藥遣行公及上皇在淮陰言
國事泣下上皇亦泣曰請問言童貫得罪天下今朝廷正
典刑唯陛下財幸上皇頷之遂宣詔童貫即日趨貶所公
侍上皇還京師遷兵部尚書靖康元年復請閒以微猷閣
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建炎三年避虜明州明年屬疾
上章請老還宣奉大夫致仕十一月某甲子卒於昌國縣
蓬萊鄉春秋六十有六遺奏聞上嗟悼贈特進顯謨閣直
學士下所屬給葬事夫人劉氏尚書祠部郎中淑之女有

賢行後公二年卒二男子曰謨右承議郎知封州曰諒右承事郎三女子長適右從政郎龍游丞吳恢次適右從鄉元卿右承務郎公資渾厚寡言笑對家人終日如賓平生未嘗以游辭偽色借人矯情降意徼利其論事上前不為苟合雖人主盛怒少間復前反覆開陳必盡理而後已其論薦皆一時名士平居無嗜好未嘗一日廢書不觀有文集二十卷藏於家其為文一本經術以益於時者未嘗言精深簡古但其為人以紹興三年二月十九日葬公明州鄞縣翔鳳鄉隱學山之東岡以淑人劉氏附以左朝散郎許德之之狀來請銘某嘗謂名節與功利若權衡然常相

為輕重七君子一志於功利則名節衰矣此豈待事至而後擇哉必有早止素定不與世推移方公在朝廷時縉紳未嘗有言名節者公屹然特立專以迪人主為心嬰逆鱗批大郤聞者為寒心失色而公諄諄盡言不已不啻如父子間洎歲晚困躓一時輩流越官簿而升者踵相躡或以是尤公公笑曰吾道猶是也卒未嘗少貶則公之所立豈偶然者哉某服膺公門知公為最詳實諸孤又以禮請敢不叙而銘諸銘曰

君道主聽受言孔艱臣有周比興衰所關在昔祖宗政以言訂人垂衣萬事龜鏡廢後靡靡人因世移安得剛者

吾其與歸堂堂蔣公古之遺直德為鳳麟心則金石見義
而作直前靡思觀者為粟未嘗少卑坐茲寡諧材不極用
至今善人徒得君重國步中祝間闕異州不在其位莫如
我憂闔棺海山因窆其域後人懷公視此銘刻

徽猷閣待制致仕蘇公墓誌銘
叙漢有

蘇氏自唐許公世有人其後分居閩之泉山真宗時有諱
仲昌負文器材名試賢良方正之屬六科罷舉進士既策
名以小夫有司程度補三班官非其志也仕至左屯衛將
軍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歷知宜邵復三州以沒贈太師福
國公生紳復舉進士賢良方正科入翰林為學士知河陽

年未五十而卒生頌相哲宗元祐間守觀文殿大學士太
子太保致仕與翰林皆贈太師魏國公始葬潤州丹陽公
諱攜字季升丞相季子也幼莊重舉止如成人丞相自開
封尹知濠州赴御史臺詔獄公年十三隨至京師僦舍御
史府前朝夕入問起居狀間衣舉子服訴其誣於待漏院
宰相吳正肅工文恭見其警敏召至前與語奇之事由是
得白而公亦以此知名用父任為瀛州防禦推官調監澶
州河北倉草場既少年得聲譽益親師友力學問為詞章
當路交薦之復辭薦書不受而請授同僚之賢者故一時
名士皆屈輩行與之文秩滿授武成軍節度推官丁內艱

免事監潤州織羅務會課改宣德郎以丞相春秋高請閑
就養得管當南京鴻慶宮徽宗皇帝立轉通直郎賜緋衣
銀魚丞相薨服除緣兄入黨籍差監兗州東嶽廟尋除丹
陽縣丞會令缺行令事陳力二年如實為令者徙通判廬
州民便安之去郡相與遮留為之罷市中丞蔣公猷薦為
御史臺主簿遷光祿寺丞改太宗正丞尚書倉部郎中經
郊祀恩賜三品服擢衛尉少卿久之移光祿靖康初虜至
京師公晝夜乘城素羸不勝暴露虜退即求去淵聖皇帝
雅知公名謂執政曰如此等人可使之去朝廷邪命降堂
劄留之非故事也時以為榮數月復求去進直龍圖閣知

明州金人渡江浙東西皆震獨四明罷鄉兵省科調民情
以安俄請奉祠而歸尋避地閩中以墳墓在丹陽由海道
往來閩浙間者數歲紹興初召赴行在所除宗正少卿中
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皆不拜復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起
知温州亦不拜召為太常少卿力辭于朝不可則見上以
辭翌日詔權尚書刑部侍郎居無何得微疾上章請老除
徽猷閣待制致仕數日以不起聞上嗟悼之得年七十六
時紹興十年正月九日也積官至右朝議大夫公退然如
不勝衣與人言唯恐傷之然則正敏明此事親居官治不
與人交一出於誠非令人可及也所至必先問職當如何

見有利害可論必孜孜建明不為苟且而卒歸於忠厚若
摧強去惡則忘其身為之其發擿姦伏如神人不能秋毫
欺也以此自州縣歷臺省至為侍從五十餘年無一事不
可紀者隱然為國名臣由嘉祐治平以來公卿之後能守
家法者莫公若也官成時行縣吏送之郊顧謂吏曰某
盜二人於情於法皆可生胡不讞吏曰諾及歸守迎謂公
曰官吏止賴至擅出人於死既曰強盜矣有可憫者乎幸
吾二人不預也亟治之公曰便紆此獄者某也某當坐耳
且為言其所以生之狀守大必將并案公公不為回而二
人卒不死丹陽當東南舟車之衝異時高句麗入貢吏並

緣掎取方數百里騷然公為區區慮於未至前既去民不知
其使者之嘗經由也歲飢行賑濟法公曰循虛文忘實惠
可乎乃乞米於有司有司以為難請之再三必得米則朝
夕臨視汲汲然唯恐其不均雖鄰邑之歸者亦受而不辭
所全活以千萬計方國家興學校新祠庭之時京口彌為
多士又三茅山在其提封生徒之不逞者憑藉為非視州
縣止如也公一切以法繩之旁觀為縮頸而公處之泰然
人知其不可犯也無不屏息丹陽大治合肥俗喜告訐為
匿名書至有竊乘驛以馳者公行州事得何人書于訟篋
中物色久之釋然悟曰此老吏某人所為也立遣人捕之

則已亡去索於田間得之叩頭首服實諸法以徇由是其書遂絕麴院亡麴數萬斤覺麴官與獄官通猥歸罪於持衡者以為私其贏於酒官因使之亡去公語曰持衡者交私不過銖兩之贏耳能積而至數萬斤乎且負擔者幾何人豈無可會之數耶獄官不得對果麴官納磨戶金而授之虛券麴材未嘗入也左右大驚倉部嘗請于朝歲漕冬初不至者監司若州縣官皆坐之吏持符請書公袖符見長貳曰今茲漕至者未半也吾符一下坐者無慮數百人裡祀止數十日間士大夫當得恩數者皆閣矣若稍引一兩月之期俟禮成而下則彼將何辭長貳從之士大夫謹

傳曰蘇季升仁人之言也建炎赦至明州戍卒數百人還據地求卸甲錢公大怒叱去而陰勒牙兵為備未及門果譟而還趨庫授甲公不為動徐禽為首者數人戮之而置其餘不問為之肅然蓋公之過人者類皆如此難以一二記也公雖精於吏事而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有文集五卷尤長於詩韓駒崔鷗以詩名者每讀公詩曰蘇季升未嘗言詩也每一篇出高妙敷腴吾不能及古人不以多為貴者其謂是乎初娶元氏章簡公絳之孫次娶曾氏資政殿學士孝序之女繼室復以其妹相敬如賓四十餘年後公月餘卒皆封恭人子孟容右備職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

公事孫茂登仕郎公卒之五月孟容奉公葬於鎮江府丹陽縣長岡之原以曾恭人柩某從公游最久得公之典刑名理非一會孟容來速銘義不得辭銘曰

蘇氏祚許繇唐迄今蟬聯再興實始翰林繇慶既遠乃生魏公輔佐秦陵功名始終帝想風烈聿求其人曰汝是侶為吾近臣侶之伊何忠孝直清流輩盡矣歸然老成入侍禁嚴于襦有光年及黃髮社非不長無缺虧者人胡嘆嗟豈德之厚報猶未遐大江西來龜筮叶占萬古之宅先塋是瞻

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吳君墓誌銘

君諱懋字禹功姓吳氏其先義興陽羨人也世以儒名家而不求仕至君之父誥始至大其門有三子皆授以經其材競爽伯仲同時擢進士第又同時為縣令以治行聞士大夫言義方者予吳氏伯曰愈仲即君也誥卒龜山先生楊時識其墓後以君官達贈朝散大夫君少有立志風骨穎秀望之巍然嘗與兒曹集外家有以博具遺君者君正色叱之曰死老奴敢汙我耶坐客大驚知吳氏有子矣及長嗜學問從先主長者游如不及入大學籍籍有聲既擢第調當塗縣主簿時郭祥正李之儀會當塗皆知名士也負才氣軒輕人不少借一見君詩文曰我輩人也會歲飢

官出粟糴者萬人全集于場他吏無術至相蹂踐以死州
以命君君布灰於地而疏其行坐強者東弱者西以五十
人為甲使聽令間指其一日給彼民趨而前左受粟右輸
金各以序進未晡而周無一人譁者當路交薦之縣有圩
田民生理寓江中秋大雨圩且決晨夕暴露治其防民賴
以濟既去父老指防歎曰微此吾其魚乎移宿松令以簡
靜為政凡追逮書縣門予之期民信畏之其至不差畧刻
田里間未嘗識游徼畜夫之面也由是訟更十數令不能
決者皆立談決之未幾宿松大治門不夜闔獄囚屢空一
日部使者按旁郡民遮道言願以事決宿松使者曰縣各

有治汝舍汝令而從他令豈有說乎且道遠奈何民叩頭
曰吾邑可否視吏色辭彼邑家有令在堂吏不能秋毫欺
也雖遠奚憚察訪使趙默舒州守孫際馭下如東溼所至
人重足事之盛威臨君君不為動然此兩人者亦卒不能
使君屈也改宣教郎丁外艱服除知廬江縣盜劉五囊橐
廬壽間方鼓行出山去縣裁一驛其鋒銳甚或止君毋遽
行君笑曰男兒當斬虜平戎此鼠輩何為者今行縛之盜
聞君來不敢入其境後羣盜得吏疑獨遺廬江曰彼有人
焉不可圖也召監廷豐倉知扶溝長垣縣尋除諸王府記
室兼講書淵聖皇帝受內禪金人至京師三上書言便宜

不報後皆施行略如君策八尚書為禮部員外郎會虜立
張邦昌法當即草牋奏君度不可拒將引繩自裁有幸非
常者僂曰僕請為之君由是獲免已而王時雍用事坐政
事堂君發憤罵時雍曰反虜吾獨不能擊汝如段秀實耶
時雍面頰發赤不能對君因以疾求罷不聽遂稱篤於家
今上即位病即日愈乃請老而歸歲餘起公復故官尋除
司農少卿不拜近臣交薦擢知明州州承喋血餘守將屢
易公私掃地萬目睚眦君一調脈細大成舉於是衛兵留
戍者步軍三萬陳思恭領之水軍萬艘張公裕領之將駭
卒驕凌籍官府索取無度變生不可期君能得擁酤之贏

給其稍廩歲終贍之民不知兵治嚴流聞加直秘閣以代
歸坐小法貶秩朝廷察其枉擢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未行
改知吉州道得病到官病益侵即上還印綬六日卒年五
十五寔紹興四年五月某甲子也積官至朝請大夫其遷
多以勞能不以歲月君氣豪語直遇事有不可輒憤盈于
中雖貴人必斥其忌諱面折之然膏次實洞然無城府關
鍵以故深中之人多不樂而賢士亦以此歸之親沒分財
獨推所得之居居其寡嫂恩當任子不上其子而以其弟
之子上之內外族姻與夫平生黨友饑不食寒不衣病者
醫死者葬嫁其女字其孤至不可勝數有荆溪集及他文

合三十餘卷豪壯而瞻蔚信其為人娶同郡楊氏封安人
兩男四女曰師尹師說師尹好學而喜文再任以官再不
受其志非苟目前者人謂君必有後者其在茲乎女曰琚
適左修職郎陸景端曰琚適左迪功郎元盥曰瑤適右承
務郎胡辨曰琬繼陸景端之室師尹以君卒之年十二月
某甲子葬君其縣銅棺山南筆塔之原以某與君厚善來
求銘乃輯君之行治而銘之銘曰
嗚呼禹功世乘波以流君業岌也人視蔭以偷君汲汲也
文雄而氣剛見者立也所臨必恩遺老泣也君門洞開胡
過而不入也寧羸厥躬尚後人之及也

朝請郎知建昌軍贈朝請大夫劉君墓誌銘

銘奇古學昌
黎張徹錄

君諱滂字德霖其先永嘉諸劉也唐末有徙居東陽武成
者四世而生城城生仲思仲思生升升於君為皇考以君
通籍累贈中奉大夫君生十餘歲已能誦說屈其師與同
郡梅執禮學舍稽學君領下之彌東梅西劉中大觀三年
進士科調新昌令縣在豫章之中俗嗜鬪令到官輒移病
去以他吏攝承君臨以誠未幾穰治雖旁邑訟不能決者
乞從君決之豪鄒氏橫里中挾貴姻誣人死君捕致械治
之部使者為請不聽卒以法殺豪相州蔡魯公亦與君祖
為布衣交至京師曰吾故人孫耶除詳定教令所刪定

官欲挽君置黨中會僚常環書詩屏間京疑環嫻已屬君
求其迹且遷官君笑曰此市道也胡為及我哉京不悅君
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年靖康初金人渝盟袖所著
書數千言來京師士大夫口相傳以熟除太常博士道阻
不拜建炎中上問人材於近臣學士詹又給事中汪藻中
書舍人李公彥言君可用詔用君為建昌軍君少時銳功
名既數罷歸意益怠頗治泉石將終焉其得建昌初不汲
汲當國者數以人先君紓其斯君不較也至紹興三年冬
造五年矣一旦尚書符趨君行君不得已到官甫半年而
軍變君及母妻皆死焉天下冤之時紹興四年七月一日

也驛書聞天子震怒詔帥臣討始亂者皆伏誅於是御史
言國家艱難以來福州殺帥臣建州殺漕臣建康杭秀之
守臣皆囚於其下議者率歸罪有司以為陋於拊循繇此
凶人無所忌臣竊聞建昌比守皆巽懦威權不張兵卒悍
驕邀取亡度劉滂一切以法裁之兵不勝其忿至群入市
壞其肆戕其人滂捕繫追償茲守臣之職蓋能吏也乃并
其家碎于賊此而不懲失政刑矣願錄滂之死以白其冤
乃詔褒君為朝請大夫官其子若孫二人君卒時年五十
六妻安人湯氏兵及身侍姑不去與姑偕死子三人曰埴
曰墉曰緇郎埴蚤卒緇郎軍亂失之墉以紹興五年十月

奉君安人之喪合葬于太平鄉金柱山之原君好學善屬
文與人交始終如一聞人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
然不可回奪以及于難大觀中余官豫章君來新昌一相
見如故知越數年余以職事留京師君適在焉自此口相
從不見之間無月無書也又十餘年余守吳興君以書抵
余曰吾御吾母之建昌矣頃之聞建昌難作余為之矍然
明年守臨川距建昌百里餘問建昌人君遇旣時曲折皆
慟哭失聲以對又聞君卒之期年父老會佛祠哭君有欲
絕者且千里以書吊其孤此人情至哀也可以彊致耶然
則君雖遇奇旣而其亾為不朽矣余方欲會粹其事私識

之而墉來求余銘至三四不已則為之銘銘曰
惟古者之仕兮求其志之必行苟利及於茲世兮顧何為
於及生嗟夫子之策名兮奉皇輿而遵路歷羊腸而靡辭
兮敢前知於所不皇揆余之忠信兮異時水之四封將鋤
蕪其榛梗兮及殺身而覆宗民哀君之無時兮雖飲食而
必祭吊沈寃以斯文兮表我侯於世世 銘學楚騷

浮溪文粹卷之十二

浮溪文粹卷之十三

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誌銘

新安汪氏見於隋末唐初五季之亂有自苗墩徙婺源者以貴雄饒歛間數世而至君之高祖諱某擢進士第起家為秘書丞贈光祿少卿曾祖諱某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祖諱某官至奉議郎贈少傅三世踵相躡登進士第世有清德為江南閩家皇考諱槃少傅長子也以少傳春秋高就養左右不求仕而縱其弟藻於學藻復與君連取科第里人榮之皇考以君故贈太中大夫君諱愷字

伯疆少奇穎渾厚甫冠為有司所推入太學為諸生有能
文聲紹聖四年解褐調常州晉陵縣主簿用薦者陞通仕
郎為宣州太平縣令坐小法免授岳州錄事參軍丁太中
憂服除監泗州軍資庫會鹽筴興朝廷選君監泰州海安
鎮鹽場課最收宣義郎知淮陽軍宿遷宣州寧國縣丁太
碩人王氏憂服除添差通判饒州除知常州漢陽軍吉州
未行移知處州到官未幾復移知撫州暮年請奉祠得主
管江州太平觀秩滿起知袁州於是資政殿學士葉夢得
給事中胡文脩以十科善治財賦薦君推提舉兩浙東路
鹽香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治事兩月除知江州請奉祠得

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起知全州蓋君之官簿如此岳州
平江民以競渡鬪死獄上于州守惡令欲深探其微株連
數百人時大暑牢戶皆滿君止繫其當罪者數人餘悉平
反出之守大怒君引法力爭守不能屈人平有為五斗米
道者相傳能致雷雨迂者立死縣檄尉捕尉辭君不俟衆
躬造其廬人為君懼辛禽之置干法靖康初朝廷詔令未
通饒州酒官郝陞者出軍伍怙勇挾奸持郡短長郡守不
能制而深怨之會盜侵旁郡舉城皆奔陞之子亦佩劍出
城為關吏所錄守即誣以叛并其父械于獄將斬之君曰
急裝時以刀劍自衛人情也可盡誅乎持之數日陞與其

子皆免君之將如處州也虜已至會稽人皆勸君毋行君
不聽既而潰兵四集君求所以綏馭之術至不辭衣而寢
者兩月尋移撫州未行間王瓌馬俊兵入屬邑州之南北
數百里皆震新守入境不敢行民挽留君君曰此吾心也
乃調護其衆使出疆而民初不知未一月盜宮儀焚慶州
於是人人思君至于感泣撫州民許一女歸其隣久矣既
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于兵半年請公署為異日之信君
立械其人於獄僚屬愕然君笑曰女誠死不白官也必女
家不良其夫欲盜吾判耳請為諸君致其女明日而女果
出人以為神紹興十二年八月某甲子以疾卒于饒州德

興縣所居之地春秋七十有二積官至左朝請大夫君刻
意學問欲直造作者之域而不樂為科舉之文未第時見
秦少游於括蒼少游竒其文以手書勉之然未嘗引以自
名平居孝友清修日以慕古人追前輩為事循循然有德
君子也及守官臨民則精明剛正人不能欺亦不能奪而
卒歸於忠厚方太中無恙時承數世清德之後家貧不能
自如君之所以養志周旋者無所不至時二妹未行太中
以為憂君繼納兩婦皆公卿大家乃盡舉其嫁時衣珥分
遣之不名一錢及官至五品遇恩當任子而首任其弟人
以為難先是君恬於進取數免稀遷居閑之日多泊太中

與太碩人棄諸孤家徒四壁立無置錫可耕君合兄弟數
房同食其所得之俸他人見之若不堪其憂而君絕其分
少於長幼親疎必均未嘗以一介取諸人客至飯蔬相對
清談終日出於至誠乃并其家僕隸兒童亦怡然無不滿
之色可謂賢也已故卒之日聞者無不出涕凡三娶初室
呂氏次蔣氏次李氏朝散郎贈通奉大夫呂全宣德郎蔣
珍中散大夫李演之女而觀文殿學士蔣之奇樞密使李
諮之孫也皆封宜人三子曰克舉右迪功郎鑄錢司催綱
官曰舜舉右修職郎漳州龍岩縣尉曰仲舉未仕一女適
進士俞允恭克舉等以十三年十二月丁酉奉君葬饒州

德興縣龍溪源少傳墓南三里藻雖於君為諸父而少君
九歲少同學長同仕也是宜為銘銘曰

嗚呼人皆樂其所憂而君獨憂其所樂人皆豐其所約而
君獨約其所豐以孝友純誠懋其本以康寧壽祉齊其終
故所居人慕之所蒞民思之無秋毫愧怍於其中蓋古之
德人今之循吏也尚千萬年勿毀其宮

朝散郎致仕胡君墓誌銘

篇首數句學史記西南夷傳及柳文黃溪山水記

大江之東以郡名者十而士之慕學新安為最新安之屬
以縣名者六而邑小士多績溪為最績溪為民以族名者
無慮百餘而學傳子孫胡氏為最胡氏有隱君子曰誠甫

其書滿家仰承俯授皆有師法又其族之尤者也右諱咸
字誠甫曾祖嶠祖筠皆樂里居不求仕至父策始起家為
鈔山尉誨其子必千里求師長子宏登進士科仕至處州
司法叅軍君其次也君少刻意于學自六經司馬遷班固
范曄陳壽史書皆手鈔成誦會熙寧元豐間朝廷以經術
新天下之材學者宗王氏君於諸經自得其指歸而尤邃
于易游太學十餘年率杖策往還其精如此方是時士集
京師歲以千計君穎然出其間為之領袖一旦如有不樂
者謝病歸召諸子出其書授之不數年其子舜陟舜舉踵
相躡取高第而舜陟遂登法從典大州隱然為天子名臣

君饗其祿幾二十年自承事郎累官至朝散郎舜陟又以
所當得服授君賜緋衣銀魚績溪固多士如君父子得名
稱章紱而歸者無幾而公又慈祥豈弟有以宜之長老稱
焉方舜陟之為御史也屢擊大臣大臣欲寘之死而君不
以為憂及守合肥盜環其疆禽制之功州人懷之為肖像
以祠而君不以為喜蓋君之得於中者又如此建炎四年
八月辛亥以疾終于家春秋八十有一娶閔氏封安人前
君卒四男子曰舜陟朝請大夫克徽閣待制曰舜俞曰
舜申皆巍然有立曰舜舉迪功郎二女子適士人葉文仲
鄭邦彥五孫曰僊仔傳俊其一尚幼而仔亦迪功郎諸孤

將以紹興元年五月丁未奉公葬于湖州安吉縣管城之
原來未銘納之壙中某與君世姻知君非一日者宜銘詔
後銘曰

君之德純明諒正懿鄉而隆戚修身以亟動而有則為國
人之式君之學得之先覺聞尊而見卑不凋其璞遺其子
琢有連城之鼓君之榮世以儒名道傳而志行有子在廷
吾亦彩纓饗耆期之齡卞山之陽維水泱泱雖非其鄉與
其山相望子孫家傍為萬世之藏

安人王氏墓誌銘

安人王氏諱文麗字幼明其先會稽蕭山人祖絲以兵部

員外郎事昭陵為三司鹽鐵判官子若孫踵登進士科聲
聞吳中號蕭山王家父霽卒官太常博士官于池與中大
夫汪公某僚相好也時大夫諸孫侍旁者朝奉公某長而
賢乃以安人妻焉朝奉之父曰中奉公某母曰兩陳令人
長令人之止諸幼累累有差朝夕孺慕人不堪其憂安人
為收育撫攜甚於已子及少令人入汪氏而髦者冠髮者
笄交手受姑退立堂下朝奉既再舉進士不第念中奉春
秋高買田築室於故居浮溪之陽以遲其歸安人左右贊
襄悉有條序洎中奉請老果居而樂之因教家事勿復關
我日從賓客飲酒朝奉益思所以奉承者安人晨起則躬

視具庖下比珍異百頃之物每車馬及門輒舉以進老人未嘗費一詞也已而侍立少令人之側怡怡侃侃若不能言者婦姑白首相敬如賓至今里人談之方安人勤舅姑之養也諸子既興於學矣安人間於鹽饋之事則必臨視其所習故諸子皆巍然成人長子愷擢紹聖四年進士弟安人饗其祿二十餘年愷於內行甚修事安人盡禮丐恩于朝拜錫命書以有令封安人自朝奉公歿即致家政于其婦終日宴坐誦佛書求出世間法雖寒暑不置也御僮使有恩人皆終其身不忍去宣和六年四月壬戌遇微疾起居如平時越三日棄諸孤洎屬續無一語亂者享年七十

十有四男女七人愷朝奉郎知宣州寧國縣忱當以進士得官病不能赴前安人二日卒愷未仕恂早卒女適進士胡聞修儒林郎俞積通直郎社璟孫五人堯舉舜舉待舉餘尚幼堯舉太學內舍生愷愷將以七年三月壬申祔安人於宣州涇縣方壺村朝奉公之塋藻朝奉季弟也事安人為最久乃再拜叙其本末泣而銘之銘曰

順於承夫惟婦之正孝而宜家繫族之慶安人方處姆訓則孚來媼汪宗送往事居老人坐堂夫奉賓謁婦趨出房醴歲成列退眎諸寢詵然執經孰成其親有子在庭祿養恩封備有純嘏天之報人還以施者施則厚矣報疑未醕

豈無後人尚對厥休方壺之原下從夫子納詞于幽窔空
之始

淳溪文粹卷之十三

